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自作孽 第二回 小器子妄希榮既得復失 大度人不記仇善始全終

詞曰：莫妄想尊榮，德大功名方大。試看功名之際，全不開驕詐。老天到底不欺人，為善朱衣掛。報應從來不爽，勸君家休訝。卻說汪費在家，倚著舉人身勢，無所不為。守到下科，帶幾個家人，坐一乘驪轎，依舊興勃勃的進京會試。一路用強使勢，呼么喝六，只嫌自家脾胃，不管他人死活。歇家飯店、並行路的客人無不受他的臭氣。一日行到山東地方，忽然黃河水漲，將大路淹了，只得尋小路轉去。小路遠，一時轉不到，天晚了，沒有旅店，大家著忙，忽樹林裡閃出一所莊院，甚是幽野。只見：

亂石疊牆，疏離成院。一帶溪流斜跨小橋，數株喬木高侵雲漢。心遠地偏，望去青山如畫；林深路僻，行來白石生苔。車馬不聞，古木寒鴉村路靜；牛羊時下，夕陽閭巷晚煙多。只認做郭村農舍，誰知是田井讀人家？

眾人望見有人家，便道：「有處借宿了。」也不問是甚麼人家，便一齊擁到莊前，兩三個人跳下牲口，竟乒乒乓乓亂敲。裡面莊客聽見，慌忙來問道：「甚麼人這時節打門？」家人答道：「我們是上京會試的春元相公，因大路上水淹了，轉路來，趕不到旅店，要借你們這裡住一夜，明早就行。」莊客道：「既是借宿的，等我稟過主人，來接你們進去。」莊客才轉身進去，汪費早已出了驪轎，兩個家人跟定，擁入草堂中來了。只見一個人，年紀只有四旬以外，頭戴一頂栗色氈帽，身穿一領白布直裰，手中拿了一本書，坐在堂中間看。莊客正在那裡報事，汪費已到面前，那人忙放下書，立起身，要與汪費施禮，汪費將手一舉道：「主人家，請了！」就一屁股坐在上面。那主人也只得在旁邊坐下道：「老先生想是轉路辛苦了？」汪費道：「正是，小路崎嶇，甚是勞頓，只得要借此草榻了！」那主人道：「下榻不妨，只是村野人家，褻尊不便！」汪費道：「出路的人，比不得在家，只得將就些罷了。」那主人道：「轉路來，想是還未曾夜飯？」家人在旁應道：「正是，主人家可收拾些酒飯請相公，牲口也要些草料，明日一並相謝，不難為你們。」主人聽了，就吩咐莊客去打點。

此時草堂上已點了燈，汪費就將那一本書拿起來，一看是一本朝報，因笑說道：「鄉里人家看朝報，大奇，大奇！」因問道：「是那裡的？」主人道：「偶然一個京中朋友過此遺下的。」汪費展開一看，只見：

吏部一本：舉薦人才之事。戶科給事中趙崇禮服滿，宜以原官用。

典奇一本：會試宜嚴考德行，以取真才事。

吏部一本：選官事。准貢監生黃輿，選大興縣儒學訓導。俱批該部知道。

汪費看了大笑，對眾人說道：「黃老兒原來只選得一個教官，我當初原叫他莫要來，一個老貢生多大前程，也要來爭命？若選了二三衙，還有些銀錢摸，今選了這個冷教官，有甚想頭？只怕還要窮死在京師哩！」主人問道：「這黃輿還是令親，還是貴友？」汪費道：「說起來，他還要算我名色先生哩！」主人道：「既是這等，老先生高發了，扶持他一扶持就是了。」汪費道：「他是一個不通事務的老儒，也扶持他不起的。」主人問道：「老先生高姓？」汪費道：「姓汪。」主人道：「尊諱？」汪費道：「你問他怎麼？」主人答道：「明日春闈，會榜、殿榜看見了，也好來賀喜。」汪費笑道：「這也說得是！我叫做汪費，徽州祁門縣人，你可留心！」主人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

須臾酒飯至，汪費坐在上面，竟自大啖。主人看見，便不來陪。等他吃完了，也不邀他入內，就在草堂上打一鋪，請他睡了。家人、牲口，都在莊門旁小房歇宿。次早起來梳洗，主人便不出來，只有莊客送出酒飯，主僕飽食一頓，也不請主人謝別。家人收拾停當，只拿出三錢銀子，遞與莊客說道：「這是相公賞你們的！」汪費竟大模大樣上驪轎去了。正是：

小器從來易滿盈，眼中無目只橫行。

誰知誇盡閒中口，失卻春闈榜上名。

汪費驪轎才出村口，只聽得當、當、當鋪兵鑼遠遠敲將來。汪費問道：「這荒村僻野有甚官府來往？」說不了，執事擺來，卻是滕縣知縣。那邊也知這邊是會試舉人，彼此檢閱路上相讓過去。汪費因此叫家人問旁邊看的人：「知縣下鄉何事？」看的人說道：「我這裡戶科趙老爺服滿起官，前日命下，今日太爺來，想是請他進京做官了。」家人又問道：「趙老爺在那裡住？」看的人說道：「樹林裡那所莊院就是他家。」家人與汪費說了，汪費大驚道：「昨日那主人，原來就是趙崇禮！我只認做一個鄉老兒，未免言語間得罪於他，為之奈何？」就要回去請罪，又恐轉惹他笑，又想到：「不知者不作罪，我只做不知罷了。我若中了進士，便怪我也不怕他。」遂一徑進京，尋了寓所。明知黃輿下處，拜也不去一拜，到是黃輿知他到京，先來拜他，就下帖相請，汪費還裝模做樣，不肯去吃。

到了會試這一遭，三場得意，寫出文字四下裡誇耀於人，以為必中。誰料天理昭彰，這趙給事起服到京，就分房同考，恰恰汪費卷子落在他房裡，已取中了。到拆頭填榜之日，填到他的卷子，報名道：「一百八十五名汪費，南直隸祁門縣附學生。」趙崇禮聽見，慌忙上前止住道：「這一卷填不得！」大主考問道：「為何填不得？」趙崇禮道：「禮部新奉諭旨，會場嚴考德行。這汪費為人暴戾，德行有虧，若只憑文字取中，明日居官貪贓，本房未免同罪。」主考又道：「老掌科何以得知？」趙崇禮就將寄宿言語說了一遍。主考道：「既是這等，另換一卷罷！」可惜汪費一個進士，明明丟了。

及榜發無名，汪費就罵主司瞎眼。又過兩日，方傳說已中了，為得罪趙科尊換去。汪費得知這個緣故，氣得目瞪口呆，手足冰冷，卻又無法奈何。欲待再候下科，卻要做官得急，等不得。因想到：「我不如選一個知縣去做，明日鑽謀行取，點個按院，未必不如他，何必苦守？」主意定了，遂報名吏部，央個分上，要速選。吏部說道：「本部速選不難，只是你得罪趙科尊，須要去請罪，講明方好。若不講明，明日選出衙門，他參你一本，不但你做官不成，未免連本部也沒趣。」汪費沒奈何，只得央分上與趙崇禮說，又自去跪門請罪，方才解釋。吏部得知，就替他選了江西德安知縣。命才一下，他依舊洋洋得意，打點去上任。

黃輿前程雖小，卻在京做官，有地主之誼，又治酒與他錢行。見他驕矜如故，因念舊好，諄諄說道：「天隱兄此去，雖僅百里花封，不能展其驥足，然民社所關，亦當為上天小民留意。」汪費笑道：「這不須老師憂心，我此去不過借衙門出身，只消三年工夫行取代巡，方遂我平生之志。」黃輿見他不足與言，便也不再開口。

汪費別了黃輿出京上任，到了任上，打# 就是三十、五十、銀子三兩、五兩也要，火耗加三、加五，貪酷異常，縣裡的地皮都被他卷光，小民咒罵不題。

卻說黃輿做了兩年教官，俸祿雖薄，卻飽衣暖食，得以安心講求。又值秋闈取士，他此時整整是六十歲，真可謂歲寒松柏，苦盡甘來。他三場鏖戰，果占高魁。榜發之時，黃輿倒還喜得猶可，轉是周文選道他有眼力、識文字，喜得心花都開。黃輿鹿鳴宴罷，感周文選盛情，就先來拜謝。周文選說道：「此還不足為奇，試看明年春闈得意，方知學生鑑賞不謬。」到了會場，黃輿果又高高中了一名進士，殿在二甲前，選了工部主事。周文選喜黃輿不負所期，黃輿感周文選力勸成名，二人相知日深，竟成道義之交。黃輿又感王相公吹噓之力，慇懃拜謝。黃輿在部做官年餘，就點差江西九江抽分司，就收拾出京不題。

卻說汪費在德安做了三年，贓私狼籍。卻喜得神宗皇帝怪御史多言，不肯考選都察院之人，因此江西久無按院，汪費得以橫行。汪費也自知名聲不好，就借考滿名色，帶了許多銀子進京去打點，遇便還要謀個行取。又聞得黃輿連科高中，心下十分驚訝道：「他一個老貢生，如何到有此一步？」也自覺前邊待他薄了，又聞他選了京官，恐怕他見怪，不好相見，只得收拾了一件厚禮，悄悄先差人進京去賀喜，隨後自家起身。一路上依舊威風凜凜，轎馬人夫，又比前番進京十分威勢。到了雄縣地方，忽撞見黃輿，抬著一乘小轎，後面兩個家人，騎著兩匹騾子跟隨，寒寒酸酸，竟像一個下第儒生模樣，對面衝來。汪費看見，認得是真，心下驚訝，就叫家人邀住，自走出轎來迎著道：「黃老師，門生在此。」黃輿看見，便也住轎相見道：「天隱如何到此？」汪費道：

「前聞老師聯捷，曾遣衙設備些薄禮奉賀，不知曾蒙老師叱納否？」黃輿道：「承天隱高情，已心領了，厚禮原付來役壁上。」汪費道：「老師為何見外？」黃輿道：「學生素性如此，天隱所知。」汪費道：「聞老師榮任冬部，為何出京？」黃輿道：「蒙恩點差九江分司，因此出來。」汪費道：「這等，老師是欽差了，為何如此行徑？」黃輿道：「部差原無勘合，理當如此！且問天隱為何進京？」汪費道：「門生一來考滿，二來恭賀老師，三來門生代罪知縣已三年矣，意欲求當事者用些情面耳。」黃輿道：「功名大都有數，天隱也不必十分強求，理之應得者，特借一臂之力耳。」因問江西代巡曾有人否？」黃輿道：「就是敝同年楊古直為江西代巡。」汪費道：「不知為人何如？」黃輿道：「極廉明、極仁恕，但只是疾惡如仇耳！」汪費道：「楊代巡不知幾時出京？」黃輿道：「命已下了，京中久住不得，只怕此時也離京了。」汪費道：「門生進京，實指望領老師大教，不期老師又榮任，門生意欲借前面一個郵亭，求老師暫停大駕，少敘片時，不知老師肯見愛否？」黃輿道：「學生正要與天隱盤桓，但路途之間，行人往來，似乎不便。況學生敝任與貴治相近，領教正自有日，此時只得要別了。」汪費道：「老師既是要行，門生不敢強留，但老師前途尚遠，門生謹以百金少充路費，乞老師笑納。」黃輿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！學生若是做窮秀才時，受人些恩惠，雖非君子，還無波患。今日僥倖，我與你俱已做了朝廷臣子，則此身功罪自在朝廷，若受人一分一文，非贓即私，異日朝廷考察得知，恐此身不保，如何敢受？」汪費笑道：「仕途交際，從來如此，老師不必太泥！」黃輿道：「此事不獨學生不敢，就是天隱亦當謹守，倘一失足，悔之晚矣！」汪費見黃輿不受，只得罷了，各自上轎而去。正是：

小人作用倚黃金，專以黃金買黑心。  
到得一塵都不染，始知空自用機深。  
黃輿別了，竟自往南上任不題。

卻說汪費往北，一路上想道：「黃老兒如此迂腐，雖中進士，只怕做官終不發揚，結交他也無用處。」便丟開不在心上。到了京師，果然銀子上前，各衙門一頓夤緣，便都道他少年有才，復任三年，又鑽謀行取，吏部得他賄賂，許他道：「只消新按院有個薦本，便好替他維持。」汪費見吏部許了，滿心歡喜，只思量去鑽謀按院。打聽按院又出京了，恐怕他先到江西，訪知他貪酷之事，便難夤緣，只得連夜趕出京來。

到了南京，僱船上江西，船家因價錢少不肯去。汪費的家人、衙役便使勢將船家痛打。船家被打，吆喝連天，只見旁邊一個人，頭戴一頂高方巾，身穿一領布直裰，走過來相勸道：「列位，為何事打他？」家人道：「江西德安縣知縣汪老爺考滿回任，僱他的船，與他三兩銀子船錢，他還嫌少不肯去，你道該打不該打？」船家道：「三千里路，人工吃用，也要盤纏得來，方好服侍老爺。老爺就不肯添價，也須好說，怎麼就亂打？」家人道：「這個打算不得打！稟知老爺，狗筋還要打斷你的哩！」船家被打，只不肯放他，急得哭將起來。旁邊勸的那個人說道：「你也不要打，船家，你也不要哭。他老爺既與你三兩銀子，你若嫌少，我也要往江西，你後稍頭順便帶了我去，我幫貼你一兩銀子，豈不兩得其便！」家人道：「這個我們可以做得情，只要他後稍頭搭得下。」船家道：「搭是搭得，只是就添一兩，也還不夠吃用。」那人道：「好好裝載，倘果然不足，我再加你幾錢也是小事！」船家不敢再言，只得裝載兩家上船，就開船往上江而來。

一日，汪費坐在艙中無聊，因推窗閒看，忽看見後梢一個帶方巾的，因問道：「是甚麼人？」家人稟道：「前日因船家嫌船錢少不肯去，是搭船的。」汪費道：「搭船也罷了，可問他是何等樣人？」家人忙走到後艙，問那人道：「老爺看見，問你是甚麼人？」那人答道：「我是山西人，會相面。」家人回報道：「那人是個相面的。」汪費道：「既是相面的，可叫他來與我相相。」家人因叫那人道：「老爺叫你相面。」那人道：「我是山西人，又不服你老爺管，你老爺為何叫得我？」家人道：「天下官管天下百姓，怎麼叫你不得？」那人道：「相面雖小道，名列九流，往往有賢者隱遁於中，卻也輕慢不得。」家人道：「那個輕慢你？快去，快去！」那人因走到中艙來，將手一拱道：「老先生請了。」汪費見他拱手，也不喜歡，便坐著不答禮，只說道：「你會相面麼？」那人道：「頗知一二。」汪費道：「既會相面，你可細細相我一相，看我的官要做到甚麼地位？」那人真個細細將汪費看了一回道：「我看老先生頭圓面方，眉清目秀，到也是科日出身，更兼聲宏氣壯，異日前程八座有分。」汪費聽了歡喜道：「到也相得准。」叫家人取一張椅子與他坐了細相。那人坐下又相道：「老先生功名顯達不消說得，只可惜準頭帶鉤，為人少些慈祥愷悌，多招人怪。」汪費道：「我們做官的怕人怪。這也罷了，你只相我幾時可以行取？」那人又相道：「老先生還是要奉承，還是要直說？」汪費道：「就直說何妨？」那人道：「若終身前程大有好處，若說目下氣色甚是滯晦，只怕早晚有人參論，須要小心防範！」汪費道：「這就胡說了，新按院又未入境，就是來時有些話說，我拚著幾千銀子送他，他難道是不要的？除他，再有誰人參劾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據相看，也未知准否，老先生何必著急？」汪費道：「你可再細細看，就有人參論，還不傷事麼？」那人道：「事雖無傷，只怕有些時牢獄之災。」汪費聽了大怒道：「這等胡說，若在我衙門裡，就該打你一頓板子！可惜是路上，且饒你去！」因叫家人：「快趕上岸，船中不許容留！」眾家人便七手八腳，將那人推出艙去，立刻叫船家攏船，將他行李亂丟在江岸上。那人叫跟的人同走上岸，笑嘻嘻說道：「如今趕我上岸，只怕相准了。若晦氣撞到我們縣裡來，只怕還要枷號示眾哩！」說罷，竟自開船去了。不一日，到了縣中，依舊洋洋得意，橫行胡為。

過不數日，報到新按院入境。汪費忙會同各縣去接，接到省中衙門中坐下，先是三司進見，三司見過，才是各府參謁，各府參完，然後各縣一齊進去。汪費隨眾走到階下，先偷眼將代巡一看，不看猶可，看了不覺頂上走了三魂，胸中失了七魄！你道代巡是何人？就是替他船上相面，相得不好趕上岸的那人。汪費見了，驚得手足無措，滿身是汗。隨眾行完禮，眾知縣都走了起來。汪費情知理虧，就在地下不敢取抗。代巡問道：「伏地者是那一縣知縣？」汪費道：「德安縣知縣汪費，得罪老大人台下，故匍伏請死！求老大人寬宥！」代巡道：「原來是你，本院與你相面，相不准趕了上岸，這也罷了，你怎知本院愛財，就說拚送數千金，再無不受之理？似這等污蔑欽差，當得何罪？」汪費跪在地下無言可對，只是除去紗帽，磕頭如搗蒜。代巡道：「你得罪於本院到還可解。但本院聞你貪酷久矣，得罪於百姓，這卻怨你不得。你且到獄中坐一坐，一來驗本院之相，二來消磨消磨驕矜之氣。若無百姓告你，便是你造化了。」汪費還要苦求，代巡已吩咐按察司監候，早有差人押了出來，不容回縣，竟到按察司獄中去受用了。

代巡頭一日行香，第二日下學謁聖，第三日放告。百姓聞知汪知縣拿了，人人快暢，就有上千狀子來告他，代巡都准了，發理刑嚴審。理刑審明，有過付確據贓銀五萬兩，主限嚴追。汪費盡囊中所有，並家中產業細細追納，完過四萬三千兩，尚欠七千，日日追比。汪費此時方悔從前驕傲貪酷、負義忘恩之罪，因想起黃輿與代巡是同年，只得寫個苦情的揭帖，央求親友來求黃輿與代巡說情。黃輿見他弄到這個田地，心甚不忍，因勤懇懇寫了一封書與代巡。代巡猶自狐疑不決，黃輿沒奈何，又親到省下面見代巡，再三懇求。代巡撇不過同年情誼，方才允了。因批准呈子，將七千贓銀免追，也不問罪，只趕他回去便了。

汪費出得獄中，人已瘦了一半。百姓聞知他出獄，還要來趕打，他只得連夜走了。因感黃輿始終周旋大德，只得轉到九江分司來拜謝。見了黃輿，放聲大哭。黃輿再三勸慰，又留他住了月餘，又送他盤纏，方打發回家。汪費回家無顏見人，十分氣苦，染大病一場，嗚呼死了！黃輿在任一清如水，商民頌德。任滿進京覆命，就轉升湖廣按察副使，黃輿見年老，也就不做官，告病回家受用，直活到八十一歲方終。鄉里誰不羨他為人淳厚，終獲長者之報。後來子孫綿盛，為祁門大族。汪天隱若不負心，一個進士隱中，前程遠大，何至苦死？豈非自作之孽，因題曰：自作孽。

行善從來不吃虧，吃虧到口是□□。

□□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□□。